

港深地名故事

在絕大多數人的眼中，深圳是一個年輕的城市，似乎與古老、滄桑搭不上關係。其實這是對深圳最大的誤讀。應該說，年輕的是特區，而深圳這塊土地卻有着久遠的歷史，近些年隨着史料的陸續鉤沉，尤其是考古的不斷發現，已經讓人們重新發現了一個深藏不露的深圳。

而要發現這個古老的深圳，則要去東部的海邊，那個叫大鵬的地方。這裏是深圳別名的發祥地，也是遠古時期的祖先在7000年前生活的地方。還有個鮮為人知的事情，新中國的第一面五星紅旗是在這裏升起的。

胡野秋

胡野秋 作者簡介

文化學者、作家、鳳凰衛視《縱橫中國》總策劃、香港衛視《東邊西邊》首席嘉賓。主要著作有：《深圳傳》《冒犯文化》《胡腔野調》《六零派：文學對話錄》《觸摸》。

大鵬風雲錄

深圳原來深藏不露



俯瞰大鵬灣

鵬城別名由來 預言深海挺進

1 深圳的別名叫「鵬城」，來由何在？

大鵬其實是一種想象出來的大鳥，有點類似鳳凰，是遠古人類對鳥類圖騰崇拜的符號化存在。在中國文化中，大鵬是個富有剛猛之氣、嚮往自由的神物，最初描述它的是莊子在《逍遙遊》中寫到：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鯢。鯢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」翻譯成白話就是：北海裏有一條魚，它的名字叫鯢。鯢非常巨大，不知道有幾千里。鯢變化為鳥，它的名字就叫做鵬。鵬的脊背，也不知道有幾千里長，當它振翅而飛的時候，翅膀就好像掛在天邊的雲。

莊子是浪漫的，文字也極盡詩人的想象。但這種由大魚幻化而成的巨鳥，卻在中華文化中經過代代相傳，逐漸成爲一種具象的神一般的存在。

無論人們多麼崇拜這種神奇的大鳥，但誰也沒有真的見過它。那麼，深圳究竟爲什麼叫這個別名呢？又從什麼時候被稱爲「鵬城」的呢？目前最流行的說法有三種。

其一，認爲是「大鵬所城」的簡稱。因爲明洪武二十七年（公元1394年）設立「大鵬守御千戶所城」，距今625年。

其二，認爲是因「大鵬灣」而得名，傳說很久以前，有一隻在空中翱翔的大鵬飛至南海邊，被這裏的秀麗風景所吸引，於是以此爲家，它昂揚的頭變成了大鵬山。這也與《逍遙遊》中「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」相吻合，按照莊子的安排，那隻健碩無比的大鵬從北海啓程，目的地便是南海。它勁展的雙翼西邊成了大鵬灣，東邊成了大亞灣；它堅挺的尾翼化成了排牙山；它健美的身軀就成了今天的大鵬半島。大家不妨設想一下自己身在半空，便可見大鵬灣位於深圳和香港之間，東邊的深圳大鵬半島與西邊的香港九龍半島，如兩隻手臂將這泓湛藍的海水溫柔地擁抱於懷。

其三，由上一個說法延伸出來「象形說」。在有些人看來，深圳的別名叫「鵬城」，是因爲大鵬半島和九龍半島舒展開來，構成了大鵬灣的兩翼，它們像極了莊子筆下「其翼若垂天之雲」的那個大鵬鳥。於是人們有理由認爲，這三者定是「鵬城」名稱的由來。

但如果撇去浪漫主義的泡沫，理性地分析一下，大鵬所城是明朝的軍營，按照古代建築的一般命名規律，均會依照屬地原有地名命名，正如當今在深圳西部南山區的南頭村，還有一座與大鵬所城同時期的「南頭千戶所城」。所以「大鵬」地名一定在建「所城」前便已有之，應該是個村落的名字，大鵬所城因爲大鵬村而得名。

這與今天人們的理解正好相反，深圳不是因爲「大鵬所城」而得名，恰是因爲先有大鵬村而後命名了大鵬所城。至於大鵬灣，離今天應該就更近些了，在古代人們還沒有明確的海灣概念，即使有「灣」和「涌」等字樣，那也只是指小灣、小涌而已。在明朝的海

圖上，並無「大鵬灣」的標註，而在晚清以前，海圖上同樣沒有「大鵬灣」。

「大鵬灣」的名稱與「大鵬所城」的關係密不可分。「大鵬灣」在地圖上的現身，最早出現在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中英簽訂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之後，在此之前因爲深港同屬一地，所以地圖上並不特別標明海灣，但因爲割讓領土，自然必須分清與土地相連的海洋，所以海灣自然也就開始命名並標註了。

大鵬半島的陸地面積294.18平方公里，海岸線長度達到了133.22公里，被稱爲深圳的「黃金海岸」，蜿蜒伸展133.22公里，曾被《中國國家地理》雜誌評選爲「中國最美八大海岸」，這條海岸線像一條金色項鍊懸掛在蔚藍色的南海頸項。

大鵬海岸包含了東涌、西涌、楊梅坑以及南澳四大地域，這裏沙質細軟、礁石林立，海邊景色融山光、水色、林濤、海風、潮音、征帆、鳥語、花香爲一體，有如「蓬萊仙境」；陸上山巒起伏、雲霧繚繞、林密鳥衆、草茂流清，好似「世外桃源」。

深圳雖起於農耕文明，沒有趕上「大航海時代」的腳步。但在共建「一帶一路」的新時代，它已經做好了向深遠的海洋挺進的準備。

「鵬城」這個別名早就預言了這一天的到來。

王母圍搶開升起五星紅旗

3

大鵬半島有個王母村，俗稱王母圍，此王母非彼王母，不是玉皇大帝的那個娘娘，而是南宋景炎帝趙昱的母后楊太后。據傳，當年南宋王朝都城臨安（即杭州）被元軍攻陷後，楊太后帶領小皇帝沿海一路南逃到嶺南，最後在大鵬境內，終於擺脫了追兵，並在此落腳建圍，後來皇太后等一行繼續前行，而受傷的官兵、年邁的老人以及宮女等留了下來。爲了紀念皇太后的恩德，人們將這裏取名皇母圍，因爲廣東方言「皇」「王」不分，於是「皇母圍」在本地人口中說出了就成了「王母圍」。

王母圍是明初大鵬所城三處軍屯之一，整圍面積約81米，進深約65米，佔地面積約5300平方米。圍前有禾坪，禾坪前有半月池，圍面開一門，圍內建築九橫四縱布局，中心爲圍內主街，石板路面，圍內房屋多爲磚、土木結構，以條石爲基礎，以灰瓦爲頂。傳統民居現存約120座，大部分老屋都保存完好，而且已經出租。目前居住在圍屋內的租住人員近千人，原居民大都移居海外或者在圍外建新居，留下的原居民不足百人。有部分老屋窗戶還留有一些雕刻着各種圖案的裝飾木柱，布滿灰塵，歷史感強烈。2012年1月13日，王母圍被龍崗區政府公布爲不可移動文物。

同時被作爲不可移動文物加以保護的還有幾處宗祠式歷史建築：如李氏宗祠、鄭氏宗祠、林氏宗祠、林氏炮樓和秦氏炮樓。

尤爲神奇的是，新中國的第一面五星紅旗是從王母圍這裏升起的。這裏有個不爲人知的秘史。1949年9月，當時深圳還沒有解放，解放軍南下部隊在此駐紮，他們與廣州來的幹部和學生按照上級指示籌備開國大典事宜，國旗是從香港帶來的。9月30日晚上，接到香港傳來電稿，告知10月1日將在北京舉行開國大典。

於是，10月1日早上6時許，伴着南國早來的朝霞，近千名士兵、幹部、學生及民衆在王母圍舉行隆重的升旗典禮，五星紅旗第一次飄蕩在大鵬的上空，也是新中國的上空。

事後才知，北京的開國大典是在10月1日下午3時開始，王母圍的升旗比北京天安門廣場早了9個小時。

本版圖片由作者提供

咸頭嶺舊事 掀開早古文明

2 咸頭嶺，是個很土的名字。但這個名字把深圳的歷史朝前推了7000年。

1982年的夏天，當一支考古隊來到大鵬半島北端咸頭嶺村時，他們沒想到自己居然踩在了遠古的沙丘上。

考古學界有一個術語叫「沙丘遺址」，指的是分布在沿海或島嶼的沙灘、沙堤、沙洲上的遺址，這些以不同時期的沙質爲主要堆積物的沙丘，埋葬着不會說話的器物甚至化石，歷史的密碼便儲存於此，無論什麼時候，他們一旦被啓動，就會蘇醒過來，並向人們講述那些塵封千年的故事。

咸頭嶺沙丘遺址，就是深圳故事的源頭。至今筆者還清楚地記得，曾經跟隨深圳博物館館長楊耀林走進他們壁壘森嚴的藏品庫，看到他們冒着毒日、暴雨挖掘出來的那些寶物。那些壇壇罐罐被放在博物館的幾個巨大的木櫃裏，器物大部分是經過修復的，還有一部分過於殘破無法修復，只能散落呈現原始狀，名副其實是「文明的碎片」。據說在遠古的母系氏族裏，狩獵歸人，陶器大都是女人做出來的，所以筆者情不自禁地拿起一個陶杯摩挲着，想象7000年前正由某個人用泥巴捏出它，那種時光穿越的感覺很奇怪。

據楊館長介紹，咸頭嶺的發現不僅是把深圳的歷史向前大大推進，甚至也建立起環珠三角地區新石器時代距今7000年到6000年考古學文化分期與斷年的一個重要標尺，證明這裏是珠三角地區最早的文化，呈現了這裏最早的人類活動。所以，2006年深圳咸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入選「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」。

期間，一次次地到咸頭嶺遺址，看這裏的紅燒土，看發掘出來的房址、土灶、彩陶、白陶、夾砂陶片，還有數量可觀的石器，那些石刀、石斧、陶尊、陶盆、彩陶圈足盤，都在爭先恐後地告訴它們曾經的繁忙，在層次分明的沙層下很深的地方，還有多少更加精美的陶片和奇巧的石器，仍然還酣睡在它們的夢裏呢？

後來，筆者不止一次造訪咸頭嶺，在那方看起來平淡無奇的沙丘上反反覆覆地轉圈，驚嘆於人類在大自然異常嚴酷的時代，就已聚集到這塊近海的沙灘上生活、生產，在這幾乎是天涯海角的地方爲人類開發了一派休養生息的樂土。據史料記載，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，古南越先民就已經在這裏結成社群開始集體生活。當時中國各地都處在暖濕的氣候控制下，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.71℃，植被繁茂、動物豐富，催生了華夏遠古人類的繁衍、

進化。珠江流域的咸頭嶺文化，與同期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、長江中下游的馬家浜文化，交相輝映，建構了早期華夏文明的大廈。過去學歷史時，大家對中國古代文明史的源頭，只知道黃河文明，後來逐漸加入了長江文明，現在終於明白珠江文明也與那兩支文明一道匯入中華文明的海洋，中華文明不再是單線發展，而是多箭齊發、南北並進的。

有了咸頭嶺燦爛的開始，深圳整個的早期文明便不乏絢爛和多彩。從商代起，中國進入了農業、手工業乃至藝術品空前噴發的年代，逐漸有了青銅器，有了甲骨文，有了彩紋陶……深圳也絕不寂寞。

歷史是個寓言家，當7000年前的咸頭嶺還在獨守一隅探索人類生存的最基本問題時，未曾想到經過漫長歲月的載浮載沉，這方快要被遺忘的土地再次聚攏起人氣，開啓了探索人類如何高質量延續下去的新旅程。命運在這裏又一次轉了一個圈，完成了一次螺旋式上升。



王母圍